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

17
1994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

目 录

新 文 献

新发表的马克思文献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

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 (1)

理 论 研 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1卷的产生史……………〔德〕英·陶伯特 (5)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科学技术、

机器生产和工艺学的研究……………张钟朴 (54)

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反对

普鲁士德国参与镇压巴黎公

社的斗争中站在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一边……………〔德〕埃·库恩德尔(108)

《第Ⅶ笔记本》和《引文笔记》

——它们对1861—1863年《政治

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雇佣劳动

理论的内容与结构发展的

重要性……………〔德〕玛·齐默尔曼(155)

作为历史学家的

卡尔·马克思……………〔德〕汉·哈斯蒂克(167)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主义在

各国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188)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210)

关于《资本论》第3卷初稿……………(227)

学术讨论

浅谈马克思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卢晓萍(248)

信息与动态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第七次

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严 枝(254)

书评与书讯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外文新书目(十)……………图采(261)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和《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

〔……〕现政府，英国的社会变革开始。

我们终于要来谈谈**宪章派**这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所要求的宪章六条，无非是要求**普选权**，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劳动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无记名投票、给议员支薪、每年改选议会等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同资本家进行的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工人阶级已经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甚至在郡里也不再有机农，而只有地主、产业资本家（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是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所不可比拟的重大社会主义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组，我下次再谈。现在我只讲讲刚刚结束的选举。

谁要想成为英国议会的选民，如果是在城镇选区，他就得占有缴纳10英镑济贫捐的房产；如果是在郡里，他必须是一个40先令的自由农，或者是一个50英镑的土地租佃者。从

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说明他们参加选举的实际情况，我应该把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是：

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

当议席的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们第一步要经过举手表决当选。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赞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经举手表决当选。可见，到此为止实行的是无限制的普选权。可是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纯粹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因为，如果享有特权的选民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投票表决则只有享有特权的选民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被宣布正式当选。第一次选举，即举手表决的提名是一瞬间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而在一瞬间过后则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发明这种举手表决的提名，这种危险的手续，是为了嘲弄普选权，同那些贱民、即rabble（陆军大臣贝雷斯福德的用语）开个贵族式的玩笑。这样想是错误的。古代日耳曼的习俗能够无阻碍地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它能给英国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廉价的和没有危险的人民性外衣。统治阶级从这里得到的自我满足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派别利益作为民族事务来参与。只是从资产阶级在托利党和辉格党之旁采取独立的立场之后，工人群众才在提名日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在官

方的英国之旁。然而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没有哪一年像在最近这次1852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富于原则性，这样尖锐，这样势不两立，这样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而在投票表决时就必定落选。在投票表决中过了关，就必定会受到人民的烂苹果和石头的欢迎。正式当选议员要千方百计地首先保障他这个议员的皮肉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1/12和占男性居民1/5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抛弃了自己的独特标志的党派，保持自己的保守主义的自由派，保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另一边是保持自己的人民。一边是一台破烂的机器，它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是所有的官方政党互相间的无意识的摩擦，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要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台官方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工人群众的声势浩大的竞选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许多的城镇选区中，我只举一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城镇选区即哈利法克斯的选举为例。

在这里，相互竞选的有爱德华兹（托利党人）、弗兰克·克罗斯利（曼彻斯特派）、查理·伍德爵士（辉格党人，罗素内阁的财政大臣，格雷勋爵的姐夫），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最有才干、最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领导人。

哈利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在那里托利党没有希望。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休戚与共。所

以，激烈的斗争只是在**查理·伍德爵士**和**厄内斯特·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阶级大报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摘录（下接演说）。

从这篇演说中，你们难道听不出正在临近的**革命惊雷**吗？琼斯所预言的事情发生了。厄内斯特·琼斯以20000票被提名，而辉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以500票当选。

（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

译 后 记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亲自动笔为《纽约论坛报》写的第一篇通讯的片断。恩格斯在译成英文时，将这篇通讯分为两篇独立的文章：《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①和《宪章派》（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88—397页）。这是《宪章派》一文的片断，这里省略了查·伍德的演说词，这大概是因为在伦敦能够找到英文的演说词，马克思不必再寄给恩格斯。

^①该标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有所改动，原标题为《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81—387页。——编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的产生史

〔德〕英格·陶伯特

马克思于1859年1月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写道，他“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他在巴黎开始的并在布鲁塞尔继续下去。“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²马克思在这里概述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³。紧接着马克思指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⁴

恩格斯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决定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且是该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从原始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历史是阶级

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具备了能够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种种条件。⁵原话是这样的：“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⁶

恩格斯在另一个场合把他和马克思1844年8月达到的认识水平简述如下：这些经济事实是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阶级对立发展的基础。阶级对立又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⁷马克思已经将这些概括到如下程度：“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些新观点了”。⁸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表述是有关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可靠依据，并且对该过程作出了确切的内容上的评价。这些表述证明，他们两人是直接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过程为主线制定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这个理论的制定工作开始于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几篇文章。⁹这些表述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1844年8月合著《神圣家族》到1845年4月中旬恩格斯抵达布鲁塞尔这一时期内，获得了重要的新的认识，恩格斯的新认识人们可以直接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领会到，而马克思的新认识则只能间接地从流传下来的那一时期的摘录笔记中去领会。

然而，当人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表述应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复杂而矛盾的制定过程时，又发现几个问题，它

们至今尚未得到圆满的回答。有一点肯定的认识是，流传下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起草只能在1845年度《维干德季刊》第3卷出版之后才开始。这一卷是1845年10月16日至18日之间在莱比锡出版的。¹⁰由此证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作的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最早可能是在10月下旬起草的，而不是在1845年春天。

但是，以下说法很流行并得到赞同。马克思1859年所简述的唯物史观，在1845年春天已经产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也注明写于1845年春天，它是剖析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第一个草稿。因此，1845年春天是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马克思将它运用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起草这部手稿的直接理由被说成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时机——多少有些夸张——，因为它使自春天起就抱有的清算哲学信仰的打算具体付诸实现。¹¹

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4、5卷的时候，将要解决的研究任务是：尽可能具体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从写《神圣家族》发展到开始起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并且在透彻研究他们的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同时，进一步仔细研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同时代人的争论。与此同时还必须利用书信和摘录笔记寻找新的启示。因此，重新评价往来书信中的许多表述的打算是值得赞许的。¹²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8月底至1845年秋天这一期间制定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并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地剖析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进行论战。后者主要表现在批判地清理费尔巴哈的哲学上。分析同时代

人围绕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特别是围绕费尔巴哈在这个哲学中的地位进行的争论，当是本文的对象。

1845年2月底，《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问世了。自从1844年6月底以来，马克思的信中就包含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性评论。¹³ 他于1844年8月11日告诉费尔巴哈，他将“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¹⁴ 这个计划于1844年8月底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着手进行，恩格斯在短短几天里写完了他那部分。到11月中旬，马克思一直在写草稿，到1845年1月初，他屡屡把修改方案寄给出版商，这其中包括他于11月底写的一个仍然注明原来日期的“新序言”。¹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把他们世界观的和政治的构想说成是“现实的人道主义”¹⁶。这个构想的基本思想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德法年鉴》撰写的几篇文章里。¹⁷ 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扩展了它，¹⁸ 在他为《前进报》写的文章中进一步深化了它，¹⁹ 继而同恩格斯一道在《神圣家族》中精辟阐述了这一构想。围绕着《前进报》一个信奉这种“现实的人道主义”构想的共产主义派别产生了。²⁰

上面提到的著作共同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年底各自独立地完成了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过渡并第一次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之后，开始制定科学社会主义。这些著作从时间顺序来看包含相当重大的认识上的进步，但同时也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和政治的发展的一个统一的阶段。《经济学哲学手稿》、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笔记以及《神圣家族》之间的理论联系也属于这个方面。给《经济学哲学手稿》注明新日期和摘录笔记的日期的

改动证实，在所提到的这三部著作中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平等的。²¹然而，在《神圣家族》的编排和注释中都把它归到上面述及的世界观和政治发展的阶段，这种做法一如既往地使1844年8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这一重大转折黯然失色，并且助长了把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追随者的论战文章的成熟程度加以夸大的说法。²²

“现实的人道主义”的最重要之点首先在于：承认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第一性；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市民社会；开始研究三个基本阶级经济上的生存条件并由此得出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把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德国哲学结合起来。市民社会被当作人类历史的一个历史上必然的和历史上暂时的阶段来研究，并由此推论出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社会的产生。这项成果在当时仅仅得到相对的科学论证，有一些则停留在假设和假定上。这样着手研究并阐述人类历史，已经与费尔巴哈哲学，同样也与大约在同一时期开始发展起来的“德国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德国哲学的社会主义”²³有了质的区别。

“现实的人道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在于，还未能历史唯物主义地阐释社会状态和社会发展具有本质联系，这一点主要是由于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产生过程而达到的认识水平还有限。这一点首先涉及到确定历史过程的物质前提和动力；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的历史地位；揭示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的特点，也就是有机地论证在社会的理论构想中包含的哲学唯物主义；以及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方面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实的人道主义”还在很大程度上受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影响。在分析市民社会和市民国家时，马克思和恩格

斯有效地加工运用了费尔巴哈1843年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提出的哲学唯物主义和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描述，他关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统一的观点，关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以自然为基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是人的一切活动和状态的基础、是类本质并表现在人的类活动中的观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接受并作为理论的人道主义移植过来了。这是在制定新社会理论的道路上迈出的十分必要的一步。

恩格斯1886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道，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²⁴ 恩格斯的这个评价是就1841年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一事而言的。

几十年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用《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一段表述证实了上述评价，这段表述就是：“你们只有**通过火流才能走向真理和自由**，其他的路是没有的。费尔巴哈，这才是我们时代的**涤罪所**。”²⁵ 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篇文章为费尔巴哈本人所撰写之后，²⁶ 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第2卷编辑工作中所做的细致分析得出，马克思当时已了解费尔巴哈的著作，研究过并批判地分析过它们。

但是，无论是在1841年还是在1842年，他都不曾是热烈的费尔巴哈派。²⁷直到《黑法尔法哲学批判》手稿才反映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承认，并且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时对它下大力加工运用。²⁸把费尔巴哈描述为“真正克服了旧哲学”的人，称赞费尔巴哈的著作“包含着真正的理论革命”，这些在流传下来的马克思遗著中直到1844年8月才能找到根据，²⁹也就是说，第一次完全接受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特别是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达到这种认识的要重环节。对费尔巴哈的这种评价还主要表现在《神圣家族》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编辑工作中同样未能获得确切的证据，以证明恩格斯在1841年是热烈的费尔巴哈派。恩格斯1842年初写的关于谢林的小册子倒是证明了相反的观点。³⁰

这一切表明，恩格斯的评价对1843年和1844年来说才是合适的，并且是同1843年春天和10月出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以及《未来哲学原理》相联系的。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他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以及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也与此相符合。

自1839年以来，青年黑格尔派就具有两种质上不同的世界观立场，即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和唯心主义批判。费尔巴哈在这一时期开始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基地。但是直到1842年中，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批判和唯心主义批判的对立才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在于结果导致黑格尔学派的瓦解，并且开始了“崩溃过程”，而这主要是基于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³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

意识哲学都具有无神论的性质，这一共同之处掩盖了自然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的问题，迫使费尔巴哈公开说明他与鲍威尔之间的根本区别。³² 1842年以来，马克思批判了自由人，即以布·鲍威尔和埃·鲍威尔为核心的哲学激进派³³，第一个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了鲍威尔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基础的局限性，³⁴ 同时阐明了全新的世界观和政治的立场。马克思希望，他能够通过论战促使布·鲍威尔转变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³⁵

然而，布·鲍威尔却在他主编的月刊《文学总汇报》（1843年12月起发行）上愈加坚持主观唯心主义地解释黑格尔的历史观。这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³⁶ 鲍威尔完全背离了黑格尔历史观点的合理成分及其客观性，背离了认识的乐观主义，特别是背离了历史的辩证法。他抛开自己1842年至1843年进行的政治批判，声称那已经过时，并且从此一味地否认群众的革命作用。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最初认识。他完全地、毫不让步地认定历史发展的动力就是主观主义批判的领域。他和他的追随者用激进的言词解释法国革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谴责法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谴责蒲鲁东。鲍威尔承担的任务就是“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³⁷

由此可以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把布·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说成是“现实的人道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³⁸ 思辨唯心主义对有关人类历史的积极因素的问题作了如下回答：“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与代表精神空虚的群众、代表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³⁹ 思辨唯

心主义认为，群众只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它同时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⁴⁰

还在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期间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了。马克思肯定是毫不延迟地阅读了这部著作。⁴¹他打算为月刊《前进报》试刊号提供一篇批判文章。1844年12月2日他写道：“我不能在下星期以前把对施蒂纳的批判寄给您了。因此您可以不用等我的稿子而拿试刊号去付排；……我的文章您下星期可以收到”。⁴²马克思是否写了这篇文章，我们尚未了解到，我们不知道马克思在他1844年12月底那封没有流传下来的信中是如何评价施蒂纳并同时批评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对施蒂纳的看法的。想必马克思否认了（1）施蒂纳是一个“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2）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由于本身的片面性……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3）施蒂纳“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同时陷在里面，不可能上升到必须以“经验的人为基础”的“人”。⁴³恩格斯在作自我批评时确认，赫斯独自得出了与马克思同样的见解，他将在一本题为《晚近的哲学家》的小册子里陈述自己的观点，为此也想利用马克思的信。⁴⁴

在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启程离开巴黎的那一天签订了一个合同，按照合同，马克思应当把他的著作交付“达姆施塔德的卡尔·威廉·列斯凯出版社”，“书名：《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每卷20印张以上……”。⁴⁵可以想见，马克思从这时起主要致力于完成这项任务。

恩格斯当时正在为写一本“英国社会史”或“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作准备⁴⁶。除此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出

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作家文丛》⁴⁷并打算积极参加《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的筹备工作，特别是马克思准备为该刊写一篇关于弗·李斯特的文章。⁴⁸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第三者的信中都丝毫没有提到，恩格斯移居布鲁塞尔之前和之后是否对鲍威尔继续进行批判，并且打算着手批判施蒂纳和费尔巴哈。⁴⁹

1845年6月，赫斯的小册子《晚近的哲学家》问世了。⁵⁰赫斯进一步阐述了他曾在《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概述过的对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立场。该文于1845年5月发表在《新秩文集》上，马克思5月14日从卡·列斯凯那里得到这篇文章，⁵¹上面由赫斯注明的日期是“1844年5月，科隆”。⁵²

在这篇文章中，赫斯概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认为，人不可能表现为“孤立的个人”，而只能表现为“社会的存在物”，“人类的类存在物”。认识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的秘密”。社会主义要求人的全部生命力“有组织地共同活动”，即“社会化”，从而当单个的人“作为社会的人，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活动的环节发挥作用时，是一个自由的、富于创造力的和全能的存在物”。⁵³“真正的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化的学说”⁵⁴。赫斯简要叙述了德国哲学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巴黎的正义者同盟。叙述中包含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承认，主要是对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那些文章的承认。

赫斯的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费尔巴哈批判。赫斯第一次试图全面地、细致地陈述费尔巴哈的作用，并且强调指出，费尔巴哈离开了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他的这种认识肯定是因为在巴黎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费尔巴哈把宗教的客观本质